



雪浪花

一九六一年散文选集

北 京 出 版 社

1963年

装帧、插图：袁运甫

雪 浪 花 (一九六一年散文选)

北京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东单琉璃胡同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C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1/32·印张：5 12/16·插图：5·插页：2·字数：121,000

1962年8月第1版 1963年5月第3次印刷 印数：51,001—60,000册

统一书号：10071·600

定价：(6) 0.73 元

序

一

我們从北京出版社編的这一本一九六一年散文选中，将会发现一年来作家們运用这一文学形式，不只是使散文的潜力又进一步地获得发揮，执行了別样文学形式所不能承担的任务，也使散文的发展与作家的創作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一本选集中虽只有二十一篇文章，沒有将过去一年里散文的巨大收成全部展示出来，但仅就这刊印出来的一丁点儿，已經可以看出每一篇的散文作者都在題材和風格的領域中作了又一次地探索，在激变与进展的现实生活中，摄取一个片段或者断片，反映了我們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与人民性格；依照自己的理解与評价，感情充滿地抒写了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态度。洋溢着时代的新鮮气息，閃爍着时代的耀眼色彩。

由于作家們在这一領域中努力劳动，形成了我們既有阳光雨露，又有肥沃土壤的散文园地中亘古少有的繁茂与絢丽的景色，改变了旧日的面貌，显示了散文这一文学形式的强大生命力。吸引更多的作者来从事这一創作劳动，促使散文一浪高似一浪地向前发展。犹如楊朔同志在《雪浪花》中說的那样——

瞧那茫茫无边的大海上，滚滚滔滔，一浪高似一浪，撞到礁石上，唰地卷起几丈高的雪浪花……

……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
大浪潮，激扬飞腾，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
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这《雪浪花》以及形成大浪潮的无数浪花，正好形象地概括了新中国今天的伟大时代面貌。当然，我们的文学事业和从事一切文学形式的写作者，也都在内的。

近来——尤其是去年的散文园地中，作者们在党的帮助与“百花齐放”方针的鼓舞下，知道了自己的责任，深入生活；并通过生活的某些方面，以自己的认识来分析和综合我们时代的特征；以自己的创作手法和精心的艺术安排来抒写个人的感受和期望；将我们过去和现在的欢乐与烦恼不加掩饰地写下来，显示了我们的革命斗争的新阶段，标志着历史进展与文学进展中的里程。他们的作品，比有些历史文献更生动而详尽地歌颂了我们的党和革命，歌颂了我们新社会中创造现实与将来的人民，歌颂了祖国的山川和草木……。题材、风格和艺术彩色虽各不相同，在思想信仰、创作方法，总的主题与总的倾向上却是一致的。内容新颖，感情深厚，每篇都经过不同程度的艺术经营，然而只是实说。一年来，在我们的散文园地中开遍姹紫嫣红，丰富多彩，却仍符合于生活实际及其倾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丰富性就在这里也得到了证明。

作者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将永远受到人们的称赞和珍视。你们的劳绩难道会随着一九六一年的流光而消逝吗？

——“不会的。”我们就在这一本选集中可以得到这样的一

个答案。

二

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是我們党的四十岁生日，当中国和世界人民因为有这么一天而感到驕傲、感到欢欣的好日来临时，人非木石，誰也有些話要說，誰也想献出点礼物来的。可是有什么样的贊辞和什么样的花束用来献給我們的党，才能表达我們的情意呢？

这委实是一个难题。对一个作家來說，他渾身只有一支笔，就从笔上打主意吧，却又不是閉門覓句能济事的。要向党献辞，先須認識党，热爱党，空泛的諛辞，我們的党是不接受的。

魏巍同志的《七月献辞》，便是仗着他的一支笔写下了他自己在生活中對我們党的認識和感受：自四十年前，“我們垂危的东方古国透露了春天的訊息”，从此就开始战斗、跋涉，英勇的牺牲，壮丽的进军，使“世界上为数四分之一的人口获得大解放的最輝煌的胜利”。从風暴、險滩和激流中，生死存亡的搏斗中，濃重的夜色中，在各个战綫上多年鏖战所取得的胜利中，中南海通夜不熄的灯光和招展在广袤国土上的三面紅旗的光輝中，昨天是滿身的硝烟、今天又披上了工地風雨的生活中，認識了党。最后向党說：

你是人民的命根子呵！假若誰离开了你，他就会象夜行人失去前进的方向！假使失去了你，我們誰也无法想象又会落入一种怎样的生活！党呵！我們亲爱的党呵，我們要永远跟着你走！

今天，我們獻給你的，不是歌曲和花束，是我們永遠不會更變的
忠心！

從文章來說，這結語多么有力！要不然就會顯得頭重腳輕。然而這“力”不是外加上去的，是從作者熾熱情感中象火花似地迸發出來的。全篇是一首抒情的歌曲，也是一篇既能從感情上感動我們，又能從事實上說服我們的說理文，而且不象一般說理文那麼干巴巴的缺乏血和肉。

《七月獻辭》，原是“秀才人情”，如果對黨沒有真切的認識和真實深厚的感情，很容易流於形式的。何況如作者開篇所說的：“現在，可惜還沒有最壯麗的頌歌，足以記載你那不朽的功勛”呢！於是擺事實，說道理，最後將“我們永遠不會更變的忠心”獻給黨。這就不是作者個人的語言，而是代表了億萬人的呼聲——是他們想說卻不知該怎麼說的一句話。這個比起黨對我們的恩情來，也僅僅是一份禮輕人意重的薄禮，可是為了同心同德地一齊來建設社會主義的祖國，黨還是樂於接受我們的“忠心”的。

看我們在生活實踐中如何來表現這個“忠心”吧！

方紀同志的《揮手之間》，以真摯的感情突出地寫了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折時期所產生的時代特征和人物特征。作者以現場參加者的身份，為我們娓娓道來，從敘述中傳達了深厚的情感。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我們黨中央為了和平、民主、團結，決定派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和王若飛同志去重慶和蔣介石商量團結救國大計，國民黨反動派的內戰陰謀，可能被挫折下去。這是符合人民願望的一件大好事，可是“有不少老同志們感

情深重地說：自从上了井岡山，毛主席就沒有离开过我們一步！五次‘圍剿’，万里长征，八年抗战，毛主席和我們在一起，沒有离开过自己的軍隊，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却要亲自去重庆，和蒋介石談判！”当前，眼看着“一步不能离开，一步不曾离开”过我們的毛主席，真个要入虎穴。“穿起了作客的衣服，要离我們远去了”！要“从延安的同志們修造的飞机場上，动身到斗争的最前线去”！誰也明曉得“这是斗争”，这是“为国家民族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大义大勇的行为”，但在心头上的焦虑和惜別之情总那么不容易抹去，不容易掩藏。領袖、同志、战友以及广大革命群众之間的亲密情誼，便从这一系列的事实矛盾中体现出来。这些矛盾的产生是极为自然的，而且是可以常識来理解的。

作者从开端“一同走向飞机場去”到“正朝着他所指的方向，奋勇前进”，一直都是身历其境的。他就在这个场景中摄取了最精粹的一个片段：千百条手臂揮舞着，伸向主席。“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他那頂深灰色的盔式帽；但是举得很慢很慢，象是在举起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地，一点一点地，举起来，举起来；等到举过了頭頂，忽然用力一揮，便停止在空中，一动不动了。”主席的偉大性格就在这样一个动作中体现出来了。我們也于此領悟到：無論是人們的欢乐还是忧虑，他們的性格和行动，总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表现了历史潮流，代表着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

那一个戴黑眼鏡，叨着紙烟，衣服特別瘦，特別短，显得臉比胸膛寬，腿有上身两倍长的美国特使，看到人們只是靜靜地望着他，也揮一揮手，紙烟也不拿下来，朝人們喊了一声“哈囉”，便急匆匆地朝飞机一直走去的醜恶的也是狼狽的怪相，和我們庄严

肅穆的主席的仪表相形之下，就很自然地會記起《孟子》里說的“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以及同書中“麒麟之于走獸，鳳凰之于飛鳥”的話來。雖然這僅僅是一個穿插，但正反映了生活實際，適應了藝術的需要，有它的現實意義。他們到如今還不自慚形穢，在那里張牙舞爪的想掙扎呢。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在我們讀者和作者是沒有距離的。那是“決定歷史命運的真正力量”，“革命進程的脚步聲音”，是世界史上的第一遭。歷史上的“鴻門宴”，故事中的“單刀會”，都是不能比擬的。描寫歷史重大題材的《揮手之間》，也將具有與歷史文獻等同的價值，除了它的藝術價值之外。

三

劉白羽同志的《紅瑪瑙》和《長江三日》，都是遊記，都使用了日記的體制，而且都是三日。不同的是：一篇是記述革命聖地的舊地重遊，這“地”是作者曾經生活過的，真正的生命開始的地方；一篇是第一次乘船在母親河流長江上，為祖國雄偉秀美的河山與大自然的威力所吸引了。對面前的景物雖一樣感到驚異和歡欣，然而一個是日夜懷念的“舊好”，一個是朝夕思慕的“新知”。創作方法是一樣的，所流露和表現的喜悅情緒則有所兩樣。對日夜懷念的舊好必然要引起回憶，想到當年的日日夜夜，生活細節；對朝夕思慕的新知是盡情地領略眼前接觸到的風光，增添和印證以前的認識——作者所有的“第二手”材料。作者能在兩篇文章中的表現手法各臻其美，是由于服從特殊內容的特殊需要，不是為了掉藝術技巧上的花樣。

地球是顆紅瑪瑙，
我愛怎雕就怎雕。
按着毛主席的好圖樣，
馴服山河建天堂。

這一首詩，在文章開頭，作者只提到前兩句，提的巧妙而自然。寫在牆上的一行朱紅大字，在車窗外象一陣風一樣一閃而過，我們怎麼能要求作者在如風閃過一般的剎那間看完全詩呢？可怎麼偏好一字不漏地看完詩的前半首呢？而且那兩句詩就在作者腦海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將一顆晶瑩、透明的紅瑪瑙作為標題，讓讀者未讀到正文以前也首先接觸到它？這個，只好以作者的艺术經營來解說了。從作者在作品里提起詩的前半之後跟着展示了“一批又一批能創造新世界的人”和他們所創造出來的新世界，以及他們怎樣努力先把自己鍛煉成紅瑪瑙般的人。在終篇時才將全詩顯示出來，象作者所說：“就象電炬一下照明面前的大道，突然，象浮雕一樣把我重來延安的全部思想、感情都刻划出來了。”實際上也把這篇文章的全部思想、感情都刻划出來了，象電炬一下照明了通篇作品和讀者的心：這個和紅瑪瑙一樣的新世界，以及和紅瑪瑙一樣的人，是按着我們黨、我們毛主席的好圖樣雕塑和鍛煉出來的。

一個真正的生命在延安開始的人又回到那里，跳下汽車，爬上山頂，走在溫暖的土地上，面對着延安的一派新氣象，眼看着延安的新面貌，所遇見的那怕是一草一木，一朵小小的金黃野花，會都禁迴着多少革命的、戰鬥的情懷，想起當年的戰鬥生活，原是極為自然與十分入理的。在記憶中閃光的生活和面前現實

生活的映照，是要向世人陈述：我們以前是怎样生活过来的，现在是在怎样的生活着。作者述說他亲身的经历，也是为让我们看着在革命圣地的人们怎样于敌大我小的艰苦环境中，跟着党和毛主席作了坚定不移的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眼下沸腾着的一切新气象，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业绩和各个战线上的延安风格，都是从那时在那里肇始的。

还有一篇《长江三日》，是发表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号的《人民文学》上的，那豪迈粗犷的风格，在险滩急流中前进的歌声，我于激动之余，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过——

“刘白羽同志的《长江三日》，取材于祖国山川，是一幅富有艺术魅力的图画。首先，作者匠心地使用了日记式的体裁，就显得比用数字分段、标子题都更适宜。一开头便是一行‘……’，接着是‘雾笼罩着江面，气象森严’，开始后‘浓浓的黄雾，渐渐把重庆隐去’。一忽儿工夫，便‘雾’了两次（底下还多着呢），却没有将读者堕入雾中，因为是在十一月十七日，重庆和长江三峡的江面都处在初冬的季节中。这就省去了多少笔墨而仍然有笔有墨，我于此晓得了‘凝缩’。是日记嘛，所以那头一行的省略号，也自有它的道理。

“三天的江面上，有各色的雾笼在远处和近处，也有阳光一片的日子，于是絳紫色的山峰，似杜鹃花般红艳艳的霜草，闪电样的阳光，如墨的倒影……，跟着一个个地扑来面前。江面时而开阔、平静，时而狭窄、湍急，于是激流、漩涡、险滩、暗礁，透明的象白色羽翼般的帆篷，暮靄中蒼翠的山巒……，都奔向我们的眼底。我們被作者引到画一般的生活里，陪着他立在甲板上，坐在休息室里，在曲折的画廊中航行；耳边又听到‘江津号’的汽

笛鳴响，感到船身的顫动；也看見山影云影，在高峽上盤旋的蒼鷹和在藍天下一簇簇的帆船。一路風声水声，向前行进，到望見珍珠画出的長江大桥的輪廓，輝煌的金河，一次三日舟行，作者和讀者同时結束。

“文章中穿插了一些民間傳說，引用了一些別人的詩文，加深了思想內容的濃度，也平添了藝術彩色。還使用了數不清的比喻，想要淋漓盡致地把作者所領略到的更清晰地展示在世人的面前，大伙兒一道分享。但在有几處也只能情不自禁地說：‘真美極了！’‘真是神妙莫測！’讀者更領會到祖國山河的美妙，真是說不盡，道不出，就連作者也只好如此這般无可奈何地叫絕了。

“漫說那些藍天、翠崗，紅艷艷、綠茸茸云蒸霞蔚的秀色，就是那些一向使人望之生畏的狹江急峽，黃灘黑礁和怒濤激旋，作者也使得我們和他一樣地以主人翁的態度來欣賞，驕傲地感到在前进中的人民的豪邁勇敢與祖國山川的得天獨厚，看成象自己的眼珠一樣。這些人，這些山川，這些民間傳說，有多么好呀！叫你沒有法子不愛，不想去親近。

“一向以行舟三峽為題材的詩、文，不在少數，但在這一篇中，它又獲得了新的生命；散文本身也成為我們現實中的詩篇。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里，作者寫過一篇題為《永遠前进》的報告文學，篇末說：‘炮火下永遠有一條路，就是永遠向前的，給忠誠而勇敢的人安排的路。’十二年來，作者直接從生活中培養了自己，引人入勝地來描寫祖國河山，在白帝彩雲間傳來了‘前进吧！——這是多么好啊！這才是生活啊！’的英雄號子……”（《文藝報》一九六一年第六期）

作者在寫重游延安時所表現的感情是：一切都是熟識的，

然而一切都是新鮮的；在《長江三日》中則是一切都是新鮮的，一切都是相識的。兩者都是使他驚異的。兩篇中歌頌黨和毛主席、歌頌祖國勞動人民和壯麗河山的热情自始至終象一條紅綫似地貫穿着。這些都是較為明顯的。

自從中國有了共產黨和毛主席，中國人民的生活便一天一天地從苦變甜、從舊變新。這就是我們時代面貌的變化，是誰都知道的歷史事實。碧野同志的《武當山記》，象螺絲轉似的一盤旋一盤旋地從山腳到山頂，山外到山里，山中的曙色、當午、黃昏，到圓月當空、月光如水的朝朝暮暮，還有山中的老少人物、故事傳說，屋宇、草木、蟲鳥等等都寫——不，畫給我們看，說給我們聽。讓我們領會到“地球造形的巧妙，給我們祖國突出了這座名山”。作者也突出了在這座名山中將綉花針煉成鐵杵的老少男女，印證了我們從苦變甜，從舊變新的生活，是由勞動人民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日日夜夜、風里雨里的戰鬥中來的。“美麗的工作是從艱難中創造出來的”。

“觀世音到底沒能把鐵杵磨成綉花針，我們卻把綉花針真的煉成了鐵杵。”——在那里的人不是這樣說嗎？

在祖國，到處有雄偉壯麗的河山；無論是山陬海澨，也到處有改造河山——將綉花針煉成鐵杵的人，“白手起家，點石成金”的那一號人。

袁鷹同志的《戈壁水長流》，是在今年一月號《人民文學》上發表的，作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應算是去年的收穫。

尋常，我們儘管吃着吐魯番的西瓜或是哈密瓜，覺到花一般

的香，蜜一般的甜而已。一面啃着瓜皮滴着汁水，一面問人道“戈壁滩上怎么会长出这样的瓜来”的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多的。不但吃瓜时想不起它所需要的“水”来，就是想到“水”，也是和“戈壁”联不起来的；倒是“炙人的热浪”、“滾燙的沙土”很容易和“戈壁”联想在一起。“戈壁”嘛，哪里来的“水”！“旱瓜涝枣”嘛，戈壁滩上就結这么一种瓜，是象仙人掌一样地在砂石和旱風中生长着——我是曾經有过这种想法的，当我沒法想通的时候。可是你到了那里，“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坎儿井纵成行，横成列，进得村来，但見家家泉水，戶戶垂楊，綠树蔭下，水渠成网。这些水渠里的水，全是从大渠里引来的”。在公社的庄稼地和果园里，“就能看到高粱和玉米长得一片綠油油，就能聞到葡萄醉人的芳香”。在傍晚的清清水面上还映着一对对年青人依偎着的身影……，岂只是瓜！村子里渠道中的流水淙淙地响着，“戈壁滩的水啊，千年万載，日夜长流”。这象是神話中的奇迹，在我們国度里却是现实。在戈壁滩上，种瓜得瓜，原来是这样的。我才恍然大悟。

于不知多少年前，在吐魯番人民与自然的搏斗中，創造了坎儿井，給吐魯番带来了水、庄稼、瓜果和花草。在引来水以后，又有了“水霸”，人民反成了水的奴隶，也带来了灾难和哭泣。如今，到了水的奴隶变成主人的时代，坎儿井才为人民真的立了功劳，坎儿井才唱起欢暢的歌。待吐魯番人民响起了大跃进的号角，光指望坎儿井就不够了。他們要天山上的博格达峰为社会主义献出更多的雪水，要在戈壁滩上开渠道。在高高举起的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指引下，“第一条人民大渠建成了！又是一个奇迹在戈壁滩上出現了！”哈西姆老人时代的黑影子，在那一块块大大小小的綠洲里，在那临風搖曳的青紗帳里，在

那一大片連着一大片的庄稼地里，在那枝头累累的果林里”消失得一千二淨，只有“人民公社的好处哟，唱也唱不完……”的歌声在戈壁滩上的空中蕩漾。

今天，勤劳与智慧的吐魯番人民“开天辟地、伏虎降龙的本領”，才在天山脚下施展出来。作者用“坎儿井”与“人民大渠”来象征新旧两个时代的历史特征。

戈壁水长流，只能是我們今天的事，然而給后代創下了基业。

馮牧同志的《沿着瀾滄江的激流》，表現了对生活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从作者决定自元景洪由水路沿着瀾滄江的激流到橄欖壩去，坐上一条柚木薄板做成的傣族独木舟欣然上路后，来回一百七十八里，都在急流逆浪、乱礁險滩、几乎随时都可以在巉岩上撞得粉身碎骨，在渦流激湍中覆舟灭頂的水程里行进。这需要有多么坚决的信心与頑强的毅力才能向前行进达到目的地呀！仗着熟悉瀾滄江象熟悉自己的母亲一样与具有毅力和机智的几个瘦小的傣族青年船工，以及双手紧握船舷、高度警惕而又信心十足地信賴船工、临危不乱、履險如夷的船客，齐心协力地一路上馴服惊濤急流，穿过險滩乱礁，于汹涌澎湃、沸騰的象开水、雷鳴般的波濤声里，駛入一片平靜的春水当中。水面上翱翔着的白鶴和沙鷗，岸边用三角网捉魚的傣族姑娘和那“歌笑輕波瀾”的船工向岸上姑娘大声唱的情歌，都一齐迎来，离橄欖壩不远了。在归程中“坐的是另外一只小船，船工是两位更加年輕的青年”。“越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峡，撑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險滩，极其艰苦而又十分順利地走完了全部航程。在归航中，又观

賞了隨處都可以入畫的、變幻萬端的南國風光；密林，蔗田，彩色繽紛的江燕，在礁石上啃食一條大魚的水獺，一船船的貨物和旅客……。領略了從未領略過的風光和祖國最大河流之一——瀾滄江的力量，見識了那里兄弟民族的英雄面貌和英雄性格，也勾畫出了祖國邊疆山川的壯麗面貌。而且堅定了我們在驚濤惡浪中前進戰勝風險的信心。它告訴我們：美好生活的到來就在我們面前，就在用全力搏鬥的酣戰之後；這意義就不單單是紀游了，是要沿着激流前進！

讀了端木蕻良同志的《雨後》和郭風同志的《北京二章》，詩一般的情調和筆致，使人有明麗之感。作品內容，斑斕絢麗，信筆所至，乍看象是有些零散。然而重巒疊嶂，山山相連，“爐烟細細駐游絲”，似輕云薄霧，在整篇作品里若隱若現地貫穿了一條綫索。這便是霧色明媚前的一場“新雨”。無論是在草原上，黃河邊，是在天安門前，還是十三陵水庫旁邊，一些迷人的景物，強烈的香氣，“它們是這陣雨過後才生的”；是“象雨後的鮮蘑一樣鑽出地面上來”的；“是高速度和艱苦奮鬥開放出來的花朵”；“是人民的智慧和革命干劲的象徵”。也都是我們黨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下新景象、新氣派。

在生活中指引我們前進時，我們愛將總路綫、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說成是光輝燦爛的三面紅旗，其實這不也象是我們黨和毛主席洒向人間、洒向我們一窮二白國土上的甘霖嗎？

“在新雨初過，太陽一出來……使人感到有一種春天的氣息向人面撲來”；兩篇作品，写出了祖國的一種春天的氣息，歌頌了祖國的光明和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繁榮昌盛。

“春天来到了江南水乡”，柯蓝同志为的是“不要辜负了这个播种的季节，生长的季节”写下了他的《江南水乡》。

作品分四小章，各标子题，用清脆的似小银铃在响着的诗的语言，对祖国水乡勤劳人民生活中充满诗情的劳动——“使丑的变美，无用的变成有用”，“美化世界”，“使整个田野变换颜色，使土地获得生命”的劳动，作了热情洋溢的歌颂；象是四首小诗。

短短的四章，充分地显示了作者所具有的清新明丽的笔致，也给散文增添了独具格调的一种新颖的形式。

四

杨朔同志的散文，是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从他的散文集《东风第一枝》印出之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等报刊上，都发表过评论的文章。这些评论中都谈到《雪浪花》和《茶花赋》这两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诗趣与作者自己的风格。作者在《东风第一枝》小跋中，说到他写散文时，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动笔写时，我也不以为自己在写散文，可以放肆笔墨，总要象写诗那样，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然后写成文章。”——原来在他散文中所显现的诗趣与自己所独有的风格，是通过在创作过程中煞费苦心的艺术经营才形成的。当然首先还必须通过生活。

在这两篇文章中，都写了景物，也都写了人——一个老年，一个中年，都是曾经忧患的极其普通的劳动者。《雪浪花》中到底不肯留名的渔民老泰山，《茶花赋》中走进人丛便不易找到他